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五十四

蔣

深字川存號楠谷江蘇長洲人優貢生官朔州知州

重修餘慶縣學宮碑記

一

改復嚴門構皮官渡碑記

二

蔣

曰樑字子任號誠三江蘇長州人官刑部員外郎

重修萬金渠碑記

三

增置岳忠武王廟香火田碑記

三

廖

燕號柴舟廣東曲江人諸生有二十七松堂集

遊碧落洞記

五

遊潮水巖記

五

九曜石記

五

品泉亭記

六

孔

毓功字雅叙號是堂江西新喻人有孔悅叙集

晉文公罪顛頡論

七

樂教論

七

項羽論

七

劉琦論

八

馮

行字人也江西新城人

議王材辨

九

鄧潛谷先生傳

九

馮木公傳

十一

東湖先生傳

十二

陳之蘭

字鍾儒江西臨川人有香園集

授田論

十四

翟

霸字溪縣人諸生

馬援論

十六

唐藩鎮論

十七

張

宸字青朋江蘇上海人官兵部主事有平國遺稿

商屯議

二十一

潘吳淞江建開議

二十四

于

振字鶴泉江蘇金壇人雍正癸卯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以事改行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授編修官至侍講學士

臥輿記

二十七

不貳齋記

二十七

張建白墓表

二十八

陳宏謀

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恭有培遠堂集

全漢義學彙記序

三十

節婦傳序

三十一

陳祖范

字亦韓號見復江蘇常熟人雍正癸卯會試中式乾隆年未第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有見復文集

明太祖待解縉方孝孺論

三十二

方孝孺死節論

三十二

于謙論

三十三

陳貞女林氏子合葬議

三十四

漫述

三十四

祠堂記

三十五

國朝文匯甲集卷五十四

重修餘慶縣學宮碑記

蔣深

古者聖王設學校以教其民擇民之秀者羣處其中而所以教之之意無非欲其明大倫崇孝悌識廉恥以成君子之行以備國器之用故泮宮起而采芹之頌興學校廢而子矜之刺作朱子所謂學校之官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一日不講焉者也黜之餘慶屬古播州羈縻地崇山密菁徑紆地僻歲癸巳秋膺特簡之命來莅茲土苗民叢雜產薄而戶貧質野而識陋幸沐

聖天子涵濡之化已俯首聽命而諸大吏之撫綏其間者悉措置咸宜故有務稼穡而業詩書者蒸蒸然亦漸丕變成俗矣南謁文廟執經之士羣集講堂察其品貌聆其言論秀異之士十有三二於是立堂下召諸生而詔之曰孔子帝王之師也澤宮教化之源也端本之地孰有重於此乎考餘慶縣學萬曆癸卯始建於縣之西後屢遷而不得其吉康熙戊申因楊氏之地在縣治之北遂移建焉仍有學而無官諸生附學黃平至己卯歲始設訓導申申復設教諭顧數科以來鄉薦僅得一二士即博士弟子員半由外學撥入觀此殿堂兩廡之間地卑水溢旁風上雨傾圯不支木朽而石泐椽折而牆裂其何以肅觀瞻而妥聖靈乎聖靈未妥又何以邀福澤而取科

第乎。通與教諭許君之獬。訓導鄭君良佐典史張君允德各捐俸倡率士子之好義者。市材鳩工。伐石陶瓦。撤其舊而重新之。墊基三尺。拓土兩旁。增二架而五楹。馬東西舊廡亦廣其故址。寬其棟桷。先賢先儒木主之蠹蝕者。復重整而位次之。戟門西有隙地。復構三楹。闢為義學。次第而舉行之。工甫畢。是秋鄉薦者。驟得二人。曰毛邑。曰黃綬。自設學以來。未之有也。於是邑人咸舉酒而相慶曰。豈非吾邑侯蔣公修學之有驗歟。余曰。唯唯否否。余之所望於二三子者。無庸汲汲於科第。以不得售為惑也。余維古之繼天立極。善於為治為教者。莫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羣聖。而推明其為教為治。鼓舞於千百世之下。使皆樂其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容自己者。惟在孔子。所以遍祀於天下。歷千百世而尊之如一日也。我

皇上列聖相承。後先一揆。詩書禮樂之化。雕題重譯。無遠弗屆。近又以朱子配祀十哲。刻其金書。為有裨於孔子之教。頒給各學。其所以崇道術育人材之方。亦既詳且盡矣。爾諸生對越東虞之下。其思何以由庠序以明人倫。修孝悌忠信以事其君。持禮義廉恥以淑其身。飽詩書而飫道德。明體達用。砥於大儒。俾知夫操筆硯以要利達博功名。以炫閭里。其所重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安在區區餘邑。不可追隆於唐虞。並美於鄒魯。吾於二三子有厚望焉。是役也。始於康熙癸巳臘月。成於甲午十一月。

先是金公磐倡助謀革以陞任而未逮余不敢沒公志也

改復嚴門揭皮官渡碑記

餘慶縣治西南七十里有嚴門渡溯流而上不數里曰揭皮賴晉古所稱牂柯水今名烏江者是危巖夾峙湍流迅悍險於瞿塘灩澦非獨為南黔滇區膏腴蜀之要津也其間煙虛壘斷草樹蒙密蝮蛇之糾蟠猿猴之駭攪往來趨市之人抱布脫鹽騎則絨鐵鑿蹄步則鐔槌利履鬼火熾而菁雲黑不憚險阻以通有無亦可悲矣乙未夏余署象龍泉數經其道道旁人有相顧而泣者曰渡口有虎奈何既又竊相慰曰今得隨長官渡或免噬耳余聞之因自媿職之不修也德之未周也密加廉訪始知奸宄數十人盤崖踞嶺逢場市結隊衝突橫索之狀暴於猛虎非磨其欲弗止於是行旅籍籍有走過天下路難過嚴門渡之謠蓋三十年於茲矣前令金公磐諭之不從逮捕則鳥獸散不可弋獲鄉老猶能為余道厥由來云曩者渡子駕舟有所謂橈把田以食其力而行旅稱便兵燹時繇繁民窶田且蕪沒不可詰士人私以舟濟遂因緣為利有司於兩渡口設巡邏以徵幫鹽稅康熙三十七年幫稅革除而巡邏亦罷其渡田之若存若亡已四五十年余方及汲於釐剔而土人有田姓者來獻舊渡田若干畝乃迎道左而言曰知公有善舉弗敢私也及詢其耕食年歲則已歷三世忘祖

宗開墾之勤而能割以奉公舟衣椎髻中有不沒天良好行其義如古君子其人者較之踞渡橫索之輩其賢不肖為何如嗟嗟為民上者莫非赤子使聽其言而入其田是猶剗一人之肉補萬體之瘡也忍乎哉遂慰而歸之勉捐白銀三十金有奇造兩渡之船併置田馬祠是力役食田禁無橫索即有販匪之徒或盡以利必不致謀口食而輕蹈國法矣彼居奇之私船悉毀而沈之江賞其既往而弗罪焉繕牘陳憲蒙嘉其事命勒諸石以垂永久嗚呼服賈囊牛者一旦熙熙然樂出其途無招招舟子之呼有利涉大川之象豈余之創哉亦無非宣

上恩德與民無事追復古制耳後之君子有志倣徒杠而倣與梁俾羊腸鳥道同周行坦坦當必更有十倍其政之平者余愧力未遑也

重修萬金渠碑記

蔣曰樞

昔魏武引洹水入鄴溉田有萬金利渠因以名蹟久湮矣今之蒙其名者實高平渠也渠自高平村逕郡西郭南流越官道東入廣潤陵藉以灌注者二十餘村鑿自唐刺史李公景崇韓忠獻曾濬之至明萬曆中郡侯陳公九仞邑令朱公冠復建堰開疏支渠盡蓄洩之方所溉田益廣利加溥焉值明之衰渠道幾塞國朝興修水利更議開濬又有以妨漕之說進者至康熙庚午歲河院王公撫院閻公乃稍變堰開之制撤版織荆以障之俾洪流入河細流入渠已又更議春則以十之七入河使漕夏則以十之七入渠灌田復分高平以下支渠之目為四一曰永和一曰蓋村一曰南流一曰曲溝而分定其決水灌田之期永和月得十有二日蓋村曲溝南流月各得六日以次而週民以不爭至今遵其制不改於是渠之為利於國計民生不可紀極萬金云何哉然是渠實堰洹水而成渾河濁漳交匯而入石水得泥數斗秋冬水涸塵土全集瞻歲不濬渠身高仰洹河反出其下水不得入一遇霖潦則西南諸山之水汎漲衝嚙而堰閉日以圯壞蓋近逝不可蓄矣若又大旱則黃埃白沙日湧月積而平時行水故道幾不可復識此開濬修築之不可以不勤而蓄洩導利所責於有司者至大且亟也余承乏安陽輒摭志乘詢父老知是渠之利民最鉅銳欲修濬凡

遇爵級與俸養之入別為封識以濟是役之用用既充乃巡行渠間經營相度眾議
悉協然後具畚揭列綆鉅萬鑿壞軒基闢蕪撤淤曝澗於是渠之故道釐然畢著
自高平歷四渠達於孫平村之新閘縱橫屈曲重支疊派貫畦浮塍儼然澤國時方
憂旱幸是渠之成決水灌田以救秋稼民以不饑是役也經始於康熙庚子之春入
夏卒事凡糜金錢若干渠成復申飭分期灌田之制有達官家與民爭水欲逾其期
余執其僕仆之此非藉以取赫赫名凡以余之彈力修濬以成是渠久遠之利者誠
欲竭其涓埃以仰體

聖天子惠養元元之至意於前數公所定之規制不可自我而墮也渠經屢修咸有
碑記余時詳其建置沿革所謂無侈前人無廢後觀余竊有志焉

增置岳忠武王廟香火田碑記

安陽縣之南為湯陰縣岳忠武王故里也湯人虔祀王祠宇宏煥余赴省取道於場
輒拜謁祠下已又奉檄攝縣篆春秋秩祀主營灌廩並得致其末悃以罄夙昔仰慕
之誠事竣每瞻像設讀碑版咨詢遺事低徊不忍去其守祠裔孫某縣諸生也見余
之悵悵出所藏忠武全集示余余既受而讀之思廣其傳問其家刻云何則梨棗燬泐
久矣無存者且言家貧自秩祀外家祭恒不及禮余為之慨然思所以為涓埃之助

而洗手受事囊無餘錢念此輒耿耿既而審數縣賦見有閒田隸於官為公費者亟命撥二十畝畀之使奉王香火為請之大府捐其征給帖世守著為令客謂余曰今之仕宦者多傳遽其官自刑名錢穀簿書期會之外一切不暇問於其地之先賢名跡有詢之不知其處者至承乏攝官尤以為不足一瞬安肯於吏課所不及者切切焉從而經畫區處乎子於安陽修學濬渠不吝傾囊又捐貲買田為義冢延師設義學且修復韓魏公畫錦堂皆非吏課所急也今又買田奉王香火豈子之喜事好名抑迂古之性然歟余笑應曰秉彝好德公心也余童子時聞先大父佚圃公言韓魏公功業即知景仰而忠武王之精忠塞天地先大父述其遺事輒揮涕而起今幸得莅其鄉而親炙之不藉以稍效區區之忱謂此心何事若近迂而出於不泯之公心是所謂繼善之性也何名之為余方願異日歸田之後稍有贏餘親校王之全集而刻之與魏公安陽集並登梨棗藏之家塾以教其子孫遺其同志以畢其生平慕義之志惜今之無力而不暇以為也王之裔孫某頗能文余既受代來謝因書此授之俾得世守此田毋或見奪且以諭諸後之為令者是為記

遊碧落洞記

康燕

郡志載碧落洞巖壑絕奇茲歲癸酉四月三日予與廣陵周子象九始得一遊焉舟自英州至饒頭山登岸行數里遙望洞口面東窺開而斜入洞形軒廊橫山而空其中前後通明如複道然路出洞內自洞後來者倚巖架木行人魚貫側轉若稍傍晚則目眩股栗而不能前然有肩負過此疾行如飛者蓋不可解也水淙淙然從洞後達迤流入至前洞口築隄橫截蓄水為深潭魚穴其內日光射入潭中見魚大小浮沈突隱突見時日已向午同人縱飲隄上戲取食餘擲水上魚數十頭爭出吞呷梭躍有聲因呼善網者捕之終莫能得然予志亦不在得魚任之而已洞壁陡峭上多名人鵠題然有不足記者旁一巖頗深邃為某仙煉丹舊跡巖口有望仙亭三大字亭址猶存傳南漢越王曾築雲華御室避暑於此有老叟出獻金丹七粒却之仍匿藏巖壁最深處老叟隨隱不見世稱名山奧區為神仙窟宅者非耶往洞僧皆傍巖為屋獨一僧暝坐石龕內貌頗異問其名字不答同住僧云此僧自楚來不言名字寓此已三載矣人施以錢帛皆不受每夜獨出以手折樹枝作薪易米日生咳嗽合以為常暇則趺坐念佛號生不識字然諸經皆背誦無遺試之果然仙佛多幻跡人間豈有不可知者在耶附記於此亦猶郡志附傳云

遊潮水巖記

英州志稱清溪境有山高數十仞而潮出山之半方潮將來時巖內發聲震動如雷乍轟隆隆然響振林木須臾山泉洶湧迸出奔潰怒飛盈山溢壑不可遏止少頃徐歇已而復然號雌雄潮暮復如是與海潮應或曰其山下與海通理或然也茲歲癸酉春三月日子始與周子象九往遊焉時方晨初山嵐欲歛旭日將舒環巖審視衆出巖隙細流涓涓掬飲而美予二人方凝坐待潮忽庵僧前謂予曰此非潮時也將雨始潮多雨後及詢土人皆然予思英距海千有餘里地脈與海通否皆未可知獨是泉味甘冽與海水鹹濁迥別况潮應雨前後久晴則不然其故可知已子候將午潮聲寂然始信僧與土人不予欺也天下事耳聞不如目擊豈不然哉或曰然則茲山獨潮何耶予曰予亦知其與海潮有異而已若欲測其所從來則海之潮汐其從來亦可臆說歟造物好示奇於天地與英雄之所以用其奇俱非世人之所知者豈獨一潮為然哉因記之以遺後之好事者

九曜石記

九曜石亦名太湖石南漢劉晏據粵時鑿西湖百餘丈取太湖及三江所產佳石實其中以為晏遊之觀數值九與曜數合故名其實太湖產也予初來穗城過覓之不

得茲歲癸亥復跡之始得其處曰流水井或曰即古藥洲也石卧其側數之得一十有九塊蓋因斷壤過半遂溢其數耳茲壤雖稱九礫與俱予為摩挲徘徊太息久之當南漢之盛富貴甲天下計其時臺榭珍玩雄傑偉麗極東南之美觀者何可勝數又其賓客往來從游臨流把酒向石而留題者亦豈可及今皆已泯滅無跡惟茲數石得以久存而不毀者不可謂非石之幸也然石雖存而棄之道旁未嘗有過而問者則與泯滅者無異予好之無其力世有力者而又不不知好或視為迂闊無用之物不如珠玉犀貝之有用而可寶也豈得謂之幸歟雖然石之偉岸怪奇必有知而好之將來位置品題當不減嚮時之盛予獨於荒涼寂寞時數往觀焉者固見予傾倒於是石且不欲待眾人之好而後好之類時俗之所趨也相傳歲久湖漫而石亦陷沒迨某年開一營卒夜卧忽有物凸其榻而動怪之急起視見石從地起即此石也事頗怪或石之靈異未可知或無其事俱可存之不論石多名人題詠不能悉記又大半漫滅碎裂獨一石玲瓏完好視其文則九曜第一石也旁亦有一石已缺壞倒地上有五指痕號仙掌云

品泉亭記

韶芙蓉山有泉曰玉井泉松數千株覆其上泉出松石間性甘而冽剖竹引流直與

厨接蓋山寺之最勝者也。泉之右舊有亭，久圯。斷碑苔蝕，字殘缺不可讀。不知幾歲月於茲矣。履其勝，稽其時，則欲修而復之者，將於是乎在。戊戌，凌公來宰韶，首邑教養兼舉。三年政成，乃構斯亭，較舊加闢幽嚴，而明因。顏曰品泉，命燕記之。燕韶人也。惟韶知韶，粵之水以瀕海而多鹹，韶處粵上流，故其水獨甘美。然韶之為治，居湏武二水中，武水出郴州臨武縣，道經宜章樂昌，至府治西南，與湏水合。較湏水一升獨重，二兩有奇，則韶之水又以武為上。茲山居武之陽，宜其泉之甘芳清冽，遠出諸水上。為公之所品，隱且以名其亭，使後人稱道傳誦，而不置者，良有由也。然陸鴻漸著茶經，品天下水曰某為上，某次之，某為下，而獨不及此。豈泉亦有幸有不幸者歟？況乎懷奇抱道之士，恥於自干，不遇人品題賞鑒，而終身隱伏於泥塗，至老死不得見知於世者，又曷可勝道哉！燕固賀茲泉之遭也。雖然，韶之東有湧泉，為太守杜公所賞。邑人余襄公作記，又東之南有曹溪，先為西僧智樂識，記至今為惠禪師卓錫地。韶之泉，抑何遭遇之多幸歟！然則燕之所致美乎公者，將不在是或曰：公尤善品士，故一試即首拔子。燕不敢對，公亦曰：使子品士，當如斯泉。公諱作聖，號睿公，五河人。

晉文公罪顛頡論

孔毓功

昔晉文公出亡相從歷十九年未嘗離者五人及返國而不獲報者介子推而外顛頡尤甚夫顛頡與狐偃偃共事晉文不啻如父子之相愛兄弟妻子之相依也彼僑負羈何人哉饋盤飧而宜璧意雖云厚要不過一時禮遇之隆非有櫛風沐雨締造經營之勞也蓋其心惟恐無禮之誅之及已故蚤自貳焉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負羈之宅雖不可燒然豈遂等於叛逆而不得與於議政之條耶且夫當日所同謀者又有魏犢在焉而乃專殺顛頡何居唐太宗設宴慶幸宮故德秦殿道宗太宗不憚而誠以非分之恩不可多得使之自戢而宥其罪其視晉文公何如也即或奪其權而罷其職陽以示君令之不可亂陰以全患難相從之義天下孰得以徇私議之何晉文竟不聞也文亦忍心人哉當晉文之初入也及河狐偃以璧授公曰請從此亡介子推不貪天功甘心退隱豈非從事日久知晉文為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乎嗚呼吾是以服狐偃介子推之先見為不可及也已

樂毅論

樂毅六月下齊七十二城而三年不能下莒與即墨蘇子謂毅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敗吾以為不然昔者商紂無道民心怨恨已極故武王孟津一

渡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厥後周既定鼎，管蔡武庚煽亂殷之頑民，復蠢然以動。蓋民之怨恨既消，忠愛之心將油然而萌。以武周聖人為之君，管蔡武庚之徒遽能倡亂如此，則殺之不能下。豈即墨其故可知矣。齊湣之無道，何減於紂？民怨齊湣之無道，亦何減於怨紂？數月而下七十二城，亦猶殷民之前徒倒戈也。及夫齊湣既殺民之怨氣已平，聞王蠋一死，忠義之心勃然而發。故王孫賈市中一呼，從者四百餘人。卒殺淖齒立襄王。齊人無復有叛志矣。設斯時而有武王之君，周公之相，庶幾薰蒸漸漬，終可化服。不然，田單王孫賈之徒，豈止如管蔡武庚哉？是則樂毅之不能下，豈即墨非兵力之不足，而民心之有餘也，甚矣民心之勝於兵也。

項羽論

事勢不得已，必當通變。而後大事可濟。項羽之殺宋義，似逆而實不悖於理論者。責以欺君之罪過矣。夫秦圍趙急，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也。宋義庸劣，不知兵。飲酒高會，設羽不即殺之，必不能救趙。趙為秦所破，秦勢日以熾，而楚亡矣。故羽之言曰：「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羽之殺義，誠不得已也。或曰：羽當請命於王，而後殺則可。夫義倖以一言中項梁之貶，故得卿子冠軍之號。懷王命為上將，其信任深矣。羽一旦請殺之，王必不聽。王不聽，而義得以防羽。羽又安能猝即其帳中而

斬之乎義不斬則趙不救趙不救則秦強楚亡羽蓋熟思之矣觀羽率兵渡河九戰奮力而秦始破而趙始安則宋義乘敝之說直為無算昔秦伐趙魏王使晉鄙救趙鄙不敢進無忌乃椎殺晉鄙奪其軍選兵八萬將之以進遂破秦於邯鄲下夫無忌殺鄙救趙不過為婚媾之故若羽之殺義乃國家安危之所係也誰謂其有矯殺之罪哉綱目書曰殺曰大破秦軍蓋深許無忌項羽之能通變以成大事也世乃以欺君責之迂甚

劉琦論

人苟能傑然自立使祖宗之故土不墜雖以子違父命兄奪弟位而不得謂之為篡秦扶蘇擁重兵身鎮朔方苟聽蒙恬之言復請而死則可知斯高之詐秦之天下必不至暴亡奈何執父賜子死尚安復請之說以輕其身且輕社稷也悲夫若劉表之子劉琦得毋類是嗟乎瑁允劉氏之斯高也琮劉氏之二世也父病幾危涕泣而去豈矯詔賜死比哉且夫惡琦者蔡氏而非表也助琮者瑁允而非舉朝之臣也計莫若收江夏萬餘之眾潛依昭烈更求孔明再為之計表既卒即與昭烈乘其初喪人心未定同將兵入內斬瑁允等而嗣其位則荊州為劉氏有也曹操雖臨以重兵內有王威文聘外有昭烈關張等同相扶助則荊州八郡必不至拱手而歸操賊之手

國朝文匯

卷五十四

八

國學扶輪社印

天下誰得以篡奪之名加之也哉嗚呼吾所以致慨於扶蘇劉琦之不知權也

議王材辨

馮行

議者謂材立朝無偉績獨救楊椒山一事又不公言於朝而私言於姦相之室亦非光明正大明紀戴材出入嵩內請託不為甚誣嗟乎材固自謂毀譽不足論矣然安得無辨

楊椒山與嚴嵩善惡不兩立者也王材館選受嵩知於椒山無素交乃從門人王世貞言輒往嵩所營救此足明材之不黨惡矣議者乃謂材不公言於朝而私言於姦相之室不為光明正大夫以椒山與嵩為難不附嵩害椒山而救椒山即救椒山已為光明正大矣何論公言私言哉且按當時材官司業耳如大學士徐階負重望又素賢椒山亦未聞一昌言救之又何責於一材而謂其不昌言於朝也且當時之可以生椒山者莫如嵩若嵩固得寵於君已極者也言於朝嵩格之椒山不生也言於嵩嵩苟聽而言於君而椒山生矣又何嫌於私言而謂其不光明正大也且不問其所言為何事而但即其所言之地之私而訾之則古賢之密圖惡黨陰護善類皆得斥為闇昧傾側之行矣可乎哉按椒山自著年譜及鄧潛谷著材行狀材之救椒山也其與嵩言甚切嵩黨駭懣卿養虎遺患之說沮一材固力爭之也其後懣卿為眾不容乃誣養虎遺患之說出材以致椒山之死而陳給事璫者用是奮然劾材既以

救死伯仁為殺人曾子。又憐椒山而甚惡嵩。劾材語必加醜語。即不實不為怪。然則明紀所謂出入嵩內請託當亦按陳劾語書之。而不知其語之妄也。材受嵩知不營炎炎要職。僅安常遷為翰林。簡討掌制為南北司業。為南太常少。為南太常卿。署南祭酒。身歷六官。四居留都。閒地此不可想其人哉。材救椒山。又屢南遷。閒地則是終不黨嵩。終非嵩所樂近。即椒山之劾嵩。亦謂忠鯁節義嵩必置之。部屬南京。而潛谷之狀材亦謂材守純固。持讓論。嵩浮慕材。中疏外之。然則材之與嵩。其為方圓枘鑿不相入也。明甚。而材出入嵩內請託。益不足辨其有無矣。至議材立朝無偉績。材在北官。簡討。無論即官司業。亦惟佐教事耳。餘俱南遷。何足言立朝哉。然材掌制浚成。均非無見也。試讀所著太學申教錄。若制集。念初堂諸集。語治語學。鑿鑿銓衡道匡國作人之言。亦傑矣。甯不足徵其績哉。嗟乎。材不幸而受嵩知。受嵩知。見嵩所為。而即絕不一交嵩。且致書嵩。請削門籍。豈不烈歟。然而材之禍不旋踵矣。夫嵩之為人。何如嵩。不顯絕材。而材顯絕嵩。嵩之毒必中於材。材官無故而召禍也哉。

鄧潛谷先生傳

鄧潛谷先生諱元錫。字汝極。建昌新城南津人。高祖諱義永。樂進士。歷官僉憲。侃侃著風節。父諱植。慷慨好義。所居面南山。構層樓。日招客嘯咏其中。母張孺人。生母劉。

孺人先生未生前一夕父夢白鶴自天下翔翔樓中先生生穎秀而莊志氣高廣稍長延邑明經黃先生天祥為之師明經知其非凡品不斤斤繩舉子業縱其所學學日洪博時創聞稽山之學眾駭弗省明經以勗先生則洗然契發於傳聞之上明經嘆謂曰聖學非子不能及也年二十七舉嘉靖乙卯鄉試第三人時爭以大魁天下為期而先生所志不存也乃謝公車走吉安問學於鄒先生守益劉先生邦采劉先生陽指掣銀鍊學益有得歸而歎曰學必闡然退藏有遜世不可拔之志而後庶幾其與浮世功名的然衣錦者正相背馳也則吾其潛乎遂自號潛谷人皆稱潛谷先生後母張孺人強之應試始勉一再赴春官歸益杜門潛學歷寒暑三十餘載歸然為儒宗其言曰大哉先師之六經乎洋洋乎天人之奧倫物之情備是矣刪述垂訓功至罔極而近世學者壅滯聞見既迷離於原本其師心自用競口實於六經註脚之語漫典籍而不事吾深病之於是著書繹詩繹三禮編繹其言書也莫重於人心道心危微精一之旨以為是學之極則唐虞之典謨夏殷周之訓誥誓命率由是其言詩也則以為風主情足以興雅主性足以正頌通神明則極而至於命三禮本古曲禮儀禮周禮而世相沿誤以記並周儀稱三禮則取曲禮及少儀內則玉藻諸篇酌先後緩急編次為曲禮經上下篇而以表記坊記緇衣諸語附之為經記儀禮本古

經為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為傳傳錯見他記者撫取之為外記周禮仍五篇之舊而記於經相發明者與工記附焉蓋科條畢具而失倫者咸各歸其官其言曰周禮亡而朝無守官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則固以曲禮為本也春秋為孔子明天道定王統正人心之書屬辭比事大義燦然非盡可字句繹也作統言通焉白春秋通易為五經之原本先生所占經晚益篤學著易繹諸卦爻具有繹祖庖義圖象作先天圖原宗文王卦辭作周易序卦卦後天圖原憲孔子易贊作十翼通又本卦為偶約六十四於三十二作反對為偶圖說而四聖書所為播一實於六虛攝萬用於三極者其精蘊畢昭統名之曰五經繹而經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可取義者莫如史又著史史分上下編依洪荒來迄於元攷觀天人貞一之統察古今迄今之變王路隆污道術善敗之故為紀為謀為訓述為表傳志為上編總三才之撰觀會通之極由上古迄當代約二十一事紀其本末始終以具天下之故為二十一書為下編統名之曰函史繹若函旨並詳其自序中先生之學以本天為宗以入微為數以防危為功以由微而達諸天為極而一務於精知質行以用中時同郡有羅先生汝芳悟聖人之不思不勉即孩提之不學不慮而以從心所欲為學先生頗謂是本心之學也而以以矩矱欲為說坊之時與異如水火人或稱羅之大而

終服先生之正其後學者談性命而忽戒慎尚通解而輕名檢而後識者乃益重先生先生年十五遭父喪哀毀幾不勝喪事兩母蒸燕色養撫弟妹極恩勤創先祠奉先合族做古社倉常平倉法合鄉為社又以其間讀法而牖勸之宗族鄉黨風乎風少與同里朱茂才僅師黃明經朱夫無子明經卒亦無子兩家畢衣食於先生兩臺監司郡守邑令往往致書式廬義不輕往謁雖幣交不苟受諸遠近問學者趾相錯輒諄諄語之不倦其於文章雅不為酬應間一操染率本經義教規周漢雄渾極變詩沈鬱蒼麗漸風雅而成家著述自繹函外有四書周易潛語謂漢而下儒莫大於王文中次中說為六篇而自周元公迄近代儒語精旨博者悉彙次為編又有子約集約詩約萬歷間祭酒趙公用賢御史王公以通泰公大變韓公國禔交疏薦擬先生於吳先生與弼陳先生獻章之流詔部子翰林待詔特起於家先生捧檄行抵南城辭母劉孺人墓仙山而卒年六十有五卒前十日新城地有兩白布不風自飛跡之一止邑庠宮一止南津邑開武場旌竿首說者以是為先生喪應門人私謚曰文統立祠南津每朔望行禮講學祀郡邑鄉賢初先生所著繹函若雜文詩稿通題之曰潛學後獨雜文詩曰潛學稿著皇明書草創未成卒旁即亦梓行之德清許先生孚遠謂擬先生於吳陳先生風致德業具可考鏡孰高孰宏必有能辨之者邑後

學馮行傳

馮木公傳

馮木公名柏字蘇生江西新城人身長八尺龐然鉅首少讀書即識君臣大義通兵法膂力武藝絕等倫補邑庠生喜吟詩以卓異授官把總明季京城失守福王立南京我師攻之甚急木公奮然曰此吾致身時也會邑鄉舉黃士奇庠生王思輩集義勇軍勤王招木公同事赴之而軍無見糧獨勒諸富家餉邑貢生鄧玉輩乃共指義勇為亂糾鄉兵盡殺之而木公得遁之郡城乙酉五月我師攻南京執福王江西南昌撫州皆下閏六月建昌益王舉義而王不任兵兵事一諉宗正永甯王木公以故把總從旅未成而我師至七月朔城破益王走福建木公乃同廣昌庠生羅人雋奉永甯走廣東招山寨閩羅總兵蕭陞謝之良等數萬自贛而下以火攻建昌復建昌乘勝復撫州駐撫州撫建諸縣皆復將下攻南昌勢銳甚時福建立唐王得永甯捷報進封永甯昌王餘並加官而木公每戰身先士卒出奇制勝功最偉又首事乃授前軍都督充總兵官十月我師圍撫州經數十日嚴寒日數戰互殺傷木公蕭陞謝之良等並矢死力城中既糧盡而唐王帥鄭彩重兵鎮新城屢求援不應訖除夕而城破王同長子慈營被執送北京殉節聞兵皆散木公人雋亦各奔建昌亦隨失守彩棄

新城歸福建新城知縣李翔鄉宦涂國鼎守城死而木公復同監軍事聞人天祥集散卒得數千流屯鄉村掠食圖後舉有諉天命勸之降者木公慨然曰毋多舌吾事不濟死繼之而已丙戌二月更同邑武舉劉泰開南豐貢生潭渴兵圍新城次新城橫村我師襲之接戰楓林段敗木公馬陷於淖遂見殺時二月二十二日也泰開渴亦見殺天祥執至撫州不食死天祥南城人撫州城破被執得釋乃復與木公舉事而木公子文晃統殘卒未幾亦歿於兵人信後為永明王監軍劉使亦死事初鄧玉殺義勇計必殺木公大索之不獲乃火木公宅延及祖廟迨木公總兵王懼疑報復丐木公友書為請願新宅及祖廟木公曰吾非計小忿者何恐木公死軍士刈其首請功面爽爽如生狀須猶戰張主者大驚曰偉哉將也龍其眉鳳其目當馬陷何不為我生致且威氣不息宜寬報乃借事殺殺木公者時有馮大年字春齡亦邑庠生饒勇略從永甯王為監軍王敗不知所終

耶齋行曰或曰木公頑民梗聖化或曰非也倫莫大於君臣木公義士是二說者余未敢知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木公抱奇才與興朝邂逅死不旋踵無怪也然其志曷可沒哉義勇有木公士奇輩或真勤王而卒為保家者貶加惡名悲夫

東湖先生傳

先生姓鄧氏諱裴字又楷建昌新城人居城東湖濱其學行人士共仰因嚴稱曰東湖先生先生少慕任俠常擊劍自豪大言賦俗已乃翻然內訟折節讀書工為文尤工為詩已又銳心經世之學凡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下至字算卜筮壬遁諸雜技無不冥心孤詣務抵其突而尤精於醫年垂三十出遊吳越念欲訪異人益極所學旋遭危疾而歸歸益扁戶讀書博綜往故凡歷代治亂盛衰成敗得失之緣巨細畢究聞則歌咏適懷又取自漢迄今二千年詩錄其佳製以時賞誦而於唐明諸公所作更加評品別抄成編然終不忘經世嘗繪當今一統輿圖從衡可丈於各省郡州邑道里遠近水陸分合山川夷險關隘邊徼攻守難易以及風土所宜並加詳註字畫細若秋毫為輿圖所未有蓋極旁蒐汎采有得輒書積歲月而後成中年一守寂於東湖精舍數閱月覺心體瑩然頗前知事吉凶幾然終嫌其入禪外人倫因復家居理書籍而益以歌咏為事久之乃研精於性命之學廣取濂洛關閩之說若明諸儒所著論學諸書一一推求體驗而先生之所業於是日益卿上卓然欲幾古人先生於天常至篤自幼失怙年逾七十猶念父不及養輒涕下事兄無忤色既析簪兄嘗趣鬻其分產亦致敬如常處宗屬極睦愛祖祀事雖抱恙必蚤赴廟行禮其方正族里所倚凡曲直之爭多就一言而定無道輩見輒歛抑然寬而有容僕僕仲商賦竊

多穀卒貨之與人交久益厚善所交沒哀痛若骨肉喪待人一出至誠有泰西人精
天文學秦左教或勸先生僞入教而餽其學不可又廉靜臨財不苟人禮餽亦不概
受所善學博某貧頗較諸生勢至不敢令先生知邑長張念慈徐望山先後造廬致
殷勤先生屢各一報拜又德性堅定嘗舟行遇烈風震蕩欲覆同舟人率跪號先生
掀髯微笑時子鎮雲在舟亦倉皇先生正色顧謂曰汝素讀何書何今沒受用其論
學以躬行為主謂士讀聖賢書忠孝廉節屢為紙上空譚究未嘗識一字又言河汾
之學乃聖門嫡裔又言陸王二家不得輕訾他所說亦多超前人其論人務平恕不
喜深文生平所作詩最夥初從勝國諸遺老遊頗漸其感激氣習已乃自悔一為溫
厚和平之音既精醫病劇者他醫不效先生多為起之常以自謙曰吾生平學不能
他濟人庶幾惟此先生屬壯時尚欲經營四方既在苒不能苟遇乃絕意世務守一
邱陶然自得晚更究心理學其行益粹鄉人士知端品務實學者率奉以為師資於
是論先生者謂先生生平為豪士為文學士為經濟士為高尚幽人而終之為醇儒
云得年七十有九而卒門人私謚曰貞憲所著有藥房詩集今刻行世所評品唐明
詩曰唐詩補卷曰明詩鈔並藏於家其一統輿圖先生曾示族子某某丐假摹攜去
今其子匿不歸

授田論

陳之蘭

法有可變不可變不於變之日知之變有可復不可復不於復之日知之文質異尚子丑殊建尸夏立而殷坐禮麻冕而今純此可變者也汙尊抃觥易以金蟲兕觥茅茨采椽易以刻桷丹楹此變而不可復者也天下有古今常行之法不必古今常行然當其制之早自樹於不可變後世而變矣不可變而變則可變而亦可復昔者先王之取天下也探其源而治之制為授田法以開萬化之門建一事而三物備焉田均而苦樂之塗不偏故天下育也法立而僥倖之路不開故天下定也民安而性情之節不亂故天下治也智愚賢不肖不可得而齊而三物者備遂人懷敦樸俗臻醇美善可委也仁有所不忍利可專也義有所不為蓋不待四術崇八刑糾而早已陰養其恩愛廉恥忠信禮讓於畎畝間矣後世治民不揣其本顧欲勤督責驅而之善教令揭於日月刑罰威於雷霆網益密而俗益敗壞譬則張弓挾矢以馴鳥獸不足為治反滋其亂論者顧歸其獄於人心以為江河日下雖堯舜重生不能砥橫流則已誤夫木性直遂得雨露之潤日新月盛至於蔽日干雲而不屈然而懸崖之下必無直木夫豈生而盡不材有迫之者也飢寒者民之懸崖也千金之子賞之不竊非其性獨異人治生有餘也治生無賴而禮義繩之故上求而下不應非不應也心甚

欲之而不得取手足有所急也自授田法廢而民無常生之業天即豐年能豐之於田之所在不能豐之於田之所在不在君即薄征能薄之於歛之所及不能薄之於歛之所不及民既已汲汲皇皇謀生之計百出矣苟可以救一朝之死何所不忍故思愛薄而非難起苟可以延一日之生何所不為故廉取輕而慳貪生苟可以智取何所不諂故忠信離而詐偽出苟可以力獲何所不爭故禮讓衰而攘奪起由是言之立授田之法非正教民為善也而善焉往廢授田之法非正教民為不善也而不善焉往故曰古今常行之法不可變也不可變而變則可變而亦可復論者猥以聖人創法以利一時時移而不得反其故漢唐以來代有令辟卒不能復法與人而亡矣殊不知萬物無始聖人無創玉在石中人過而不知良工剖焉天下見玉矣不可謂未剖之前無玉也法在道中人昧而不察聖人制焉天下見法矣不可謂未制之前無法也井田學校封建肉刑皆與天俱生者也天不亡法亦不亡待人而行耳論者猥以人眾則田不給奪富人之田恐其生亂嗟乎火眾不可與語熱冰蠶不可與語寒今人不可與復古皆格於身之所處而不能盡物理夫亂離久則戰爭酷而人寡太平久則生息深而人眾固常反覆相尋非必古獨凋殘而今獨蕃盛且人寡則生者亦寡而上曠人眾則生者亦眾而土闢雖有饑歲未聞救粟告絕盡填溝壑天下之

田自足以供天下之人準於人以酌分田之數而不必百畝安在其不給也哉今之世富者一而貧者百此百人者盡悅也助人為亂以去己之所利愚者不為豪強即挾異志固已有將而無兵矣且即富人又何嘗不悅蓄良疇美宅所以遺後人然往往祖父繡闥雕甍肥馬輕狐餘粟波鄰里而子孫或茅舍敝袴每食不飽猶仰給於他人甚者及身而墜若燎毛然富不可恃以長保受田於君喪業世有之夫失雀而得鵬則莫不利失也損毛而益髓則莫不利損也茲法之行乃人心所不言而同欲因民之欲以施惠用力少而成功速安在其不可復也天下之患莫大於未或為之而預斷其不可未或為之而預斷其不可則雖斷斷可為者亦將有所不為且夫未或為之而又何以知其不可也世疑孔子之道屢世莫殫相魯三月而大治使當時不相魯孔子千載受其誣子產為鄭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頌之假令數月而罷子產為酷吏矣物必以用效其實事必以試考其歸輪轅具而勿御雖以騏驥駕輕車猶將自止人立於車上攬轡執策不必王良造父可以致遠事變何常操縱在人

人不勝法則驅天下之人而聽命於法法不勝人則挽天下之法而受命於人誠使一代開創之初得寡欲知人之君鑒後世之所以亂思前世之所以治一體君民勵精復古排世俗之論勿使亂是非去先事之畏勿使墮機務行之以誠布之以公度

其地之可耕者一夫授田若干畝而不必井

今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田無經界民各自守其業並無兼井之患故不必

井舉田制而與封建俱復以百里之地付之一人其功成而民不擾者遂使君之則豪傑皆樂為之用可以不殺一人數年間復見先王之制則教化易行禮樂可興盡人物之性以輔相天地恃此具也而其要在於朝廷得人朝廷不得人則撓之者眾而計不定計定而任事者或藉以便其私利未興弊先起曠日持久徒以擾民而迄無成效故曰必知人之君也張子嘗言三代田制必可復欲試之一方而有志未就程子則謂必井田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道在做其意行之而民不病夫做其意行之而民不病則莫若均田限田之法田可限可均則亦可授矣夫養生不必五穀舍五穀養生別無長理治民不必授田舍授田治民別無善策程子之說以養生為君者也張子之說以樹五穀為君者也

馬援論

翟雲

援為隗囂將軍甚見親重囂故好士三輔之士歸之如流囂傾身引接名震西州嘗使援往觀公孫述又使奉書洛陽援見漢帝而歸心焉歸囂與同卧起問以東方事援盛稱帝才明勇略囂意不懌會漢遣來歙責囂任子援遂將家屬隨洛陽上書直陳滅囂之術又往來游說囂將暨諸羌豪離其支黨囂遣將軍王元據隴坻大破漢軍帝將自伐囂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平囂君子曰囂則已矣抑援之義何居焉夫授以將軍是股肱之任也使之覘國是心膂之寄也夫囂之有援也謂將輔之以有為也誠不謂其恐之使不敢為也更不謂其市之以自為也當是時更始政亂天下復失天水完富士馬精強漢方經營河北囂已名震西州江淮青徐之間赤眉檀鄉之屬蜂起蟻聚烏合而獸散者皆伯王之資也考其時若此論其勢若彼乘危制勝以爭天下此英雄度內事耳一時名士輻輳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恩於馬進奇謀疏至計協力同心贊成大業是所望於公等者耳而或則遠推王命或則近稱漢德必使之喪心破膽倉皇失措趣之任子趣之入朝甚無謂也傳曰天命靡常歸於有德命則不可知者也德則可自信者也不必如所云云也抑有說焉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知人善任使高祖之所以興也世祖

之興世皆以圖讎余不謂然帝亦能得天下英賢而驅策之耳若置者可謂好士不可謂知人其所敬禮皆公等識者知其無成何乃引天命哉東漢末羣雄並起操挾天子名最順甲兵土地最強方其破荊州舉百萬之衆而東下也孫氏舉國震駭張昭謂迎之便權心不欲卒用周瑜魯肅之計破之赤壁之下後權稱帝羣臣爭頌功德昭將有所言權曰向從子布今乞食矣昭慙而止然而昭雖教權迎操萬萬不肯權而歸操又萬萬不教操以圖權也樂毅之在趙也趙王問以伐燕之謀毅泣曰毅曷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朱齡石為劉裕參軍從討桓元至江東請田某先世嘗受桓氏恩今不忍以及相向請居軍後裕義而許之賀拔勝在梁梁王遇之厚已北歸見鳥獸南向者則不射之由是觀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彼永念夫先世之德而不忘之此親承夫知遇之隆而遽背之彼負謗而去而肝膽可白此委心以任而誠欺潛移彼深知其罪終不欲自我而及之而請居軍後此見以為利喜於我得而市之而甘為戎首彼達臣也對此雲山常感棲遲之素此故主也熟其巢穴遂進覆毀之謀聚米之事千古稱之吾為援也恥之矣援之言曰當今之世君擇臣臣亦擇君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乃知帝王自有真也然而擇之云者故未嘗受人股肱心膂之

計者可言也。故淮陰曲逆皆去楚事漢。君子無譏焉。若范增者痛賢子之不足與謀。有疽發背死耳。尚可助沛公奪項王之天下乎。眾人遇我。我故眾。人事之國士遇之而眾。人事之是真眾人而已矣。又暇擇人乎。夫君子亦有所自立。甯徒計夫好醜之在人者而已。劉曜破洛陽。納晉惠后羊氏。既立為后。問曰。我何如司馬家兒。曰。彼亡國之暗夫。陛下開基之聖主。何以並言。妾在彼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執中櫛以來。乃知天下自有丈夫也。嗚呼。是所謂得君而事者乎。彭寵反。漁陽漢攻之不下。寵家奴斬寵首詣關。封為不義侯。嗚呼。侯之矣。而亦不義之乎。雖然。世路悠悠。若此類何可勝數。援所謂一切賢豪不當賢者而亦為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唐藩鎮論

元宗設藩鎮。天下重兵咸徙西北。祿山豺狼寵之。使專制三道。一反范陽。河北望風瓦解。遂渡河破武牢。陷東京。如蹈無人之境。然自郭李師出井陘。取常山。屢敗思明。圍之博陵。復河北十餘郡。漁陽路再絕。祿山始悔反矣。當是時。二公皆請固守潼關。毋輕敵引兵。先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帝卒用國忠之言。屢遣中使趣哥舒翰出戰。翰不得已。撫膺流涕引兵出關。戰果大敗。潼關不守。帝出奔蜀。長安遂陷。肅宗之在靈武也。子儀以兵至靈武。光弼以兵赴太原。河北復陷於思明。會慶緒殺祿山而

行在諸軍大集李泌又請以安西西域之師先用之寒鄉除其巢穴永絕根本否者雖復兩京恐征戰未有涯也帝不能待遂遣子儀副廣平收復兩京慶緒北走思明亦降亡何復叛乘相州之潰遂殺慶緒分軍濟河會於汴州時子儀為朝恩所沮光弼為元帥代領其軍與思明戰河陽大破之行亦以朝恩趣戰而有邙山之敗思明旋殺于朝義光弼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寶應元年僕固懷恩以回紇師至會諸道軍取東京逐朝義賊將薛嵩等皆降李懷仙斬朝義降懷恩恐賊平寵衰賊將降者皆奏復其位薛嵩節度相衛田承嗣節度魏博李懷仙節度盧龍李寶臣節度成德後惟薛嵩受代餘則河北諸鎮之所自始也平盧之李正己山南之梁崇義皆其黨也各擁勁卒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自代宗之世元振用事光弼恚死于儀非有急不典兵朝廷於藩鎮專事姑息不復能制矣德宗立懲先世之弊始欲裁之以法田悅為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不許李正己子納請襲亦不許悅等遂謀連兵拒命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朱滔自幽州討惟岳皆破降其州縣劉洽等亦大破青魏兵於徐州成德將王武俊斬惟岳傳首京師河北畧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亦日蹙先是李洧以徐州降已與海沂刺史有約請得詔書必能成功時盧杞為相怒先白張鎰不從其請已而朱滔怒不得深州武俊怒不得節度又詔分取其糧馬皆反發

兵南向詔李懷光討之敗績四人皆稱王淮西李希烈既受詔討殺崇義益自恣亦與朱滔等通自稱天下都元帥希烈寇襄城詔發兵涇原兵至鴟鵂遂變上奔奉天衆推朱泚據長安遂犯奉天懷光遣兵救長安解奉天之圍以盧杞沮不得見上復叛與泚通上奔梁州李晟痛哭誓師逐朱泚收復京城迎還車駕兵興以來月費百餘萬緡用陳京等議括富商錢用陳少遊奏詔增稅錢行稅間架除陌錢然自朱泚至長安為城守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而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聚斂焉懷光奔河中馬燧誅之李抱真亦說降武俊共破朱滔而希烈亦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得逞然自是而帝之姑息藩鎮又不啻如肅代時矣憲宗立平夏平蜀平吳平淮西平淄青宏正入朝承宗削地劉總歸命慨然中興之美也再傳而克融亂幽州庭湊叛成德憲誠反魏博其他相繼而起者種種然亂或旋定而三鎮遂莫可誰何厯穆敬文三世而至武宗天子英武相臣德裕才猷出世始一用三鎮以平澤潞皆惕息奉命唯謹然亦不能革其故事矣宣宗察察號為小康訖無遠畧懿僖失德釁生南詔延於江淮而唐祿告終要自設藩鎮迄唐之亡而河北不可為唐有云夫河北禍始於天寶而蔓延於肅代德宗有志克復而措置乖方既經喪亂而姑息轉甚無可言者憲宗中興威行兩河再傳而失之

者何居曰憲宗之於河北亦所謂羈縻之而已矣其亂本固在焉能再世乎然則當日何不遂平之曰勢不可也以天下之力四年而平淮蔡繼又用之淄青兵威亦殫矣承宗必復用兵是黠武也況劉總乎故敵地質子差勝於周鄭之所為亦姑聽之也已其所以失由不先定河北而後舉淮蔡也淮蔡三小州耳以河北為之羽翼則取之也未易為力若姑捨之而專事於河北其足為河北之重者固無幾也且救其鄰道不必入其穴而取之但扼其要而制之自無能為定於河北既定是區區者樊籠中物耳然則當日曷不先定河北曰此李絳等誤之也憲宗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兵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謂李納跋扈武俊有功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此言頗近似然不諳大計且武宗有言縱其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而李絳之說則尤悖謂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上又密問諸學士今欲用承宗為留後劉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李絳對以德棣隸成德父一旦割之恐怨望不若使祭弔使以私諭之聽不聽可無他害上曰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用兵何如絳對以羣臣見取蜀取吳之易故詭譎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不知河北與二方異二方素

忠順又旁無助援河北之百姓將士懷其累代煦妪之恩不知君臣順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計互相表裏兵連禍結憂患何可勝道今淮西吳少誠病且不起可議征討恒冀難致之功願捨之嗟乎人臣有如此謀國者乎試思其父子相承四十餘年者祖宗之法度而不可紛更者乎祖宗之積弊而當思去者乎師直為壯曲為老其不奉教曲直果安歸乎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割其二州而不敢顯言乎堂堂十葉之天下曾不能制三四山人之死命冀得免其怨望以幸無事乎欲治之主不世出人生之遇合亦難期幸以天子聰明英武夙興夜寐惕厲憂勤延覽羣臣虛心訪問思所以削僭亂致太平之畧而絳於諸臣中知遇又最深一筆冀展但願陛下捨此難致之功直詆言者為詖躁自顧不無少愧負矣乎朱滔反發深州至東鹿士卒大譟曰天子詔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其黨語之曰司徒血戰取深州冀得絲纆寬汝曹賦不謂國家無信今南行為汝曹也眾曰雖知如此終不如奉詔且歸鎮然則君臣逆順學士或不知將士百姓則皆知之矣每怪肅代以來姑息者祇三四山人其將士百姓不幸為山人之所迫脇者忘其為吾人也而不聞有德音之降皆此等之譏議誤之也夫人情未去有以留之斯愈固耳崔祐甫勸德宗以正已所獻錢三十萬緡賜淄青將士正已慚服天下始有太平之望此亦可以類

推矣至如河北黜陟使符下罷田悅軍士四萬人使還農畝皆哭田悅出家財賜之使還部伍於是皆德悅而怨朝廷豈非我自棄之以資賊者乎惟岳厲李忠以易州歸朝李納反李洧以徐州歸朝將士之忠順者可用也武俊實新惟岳劉悟實斬逆將士之強幹者亦可用也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必謂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豈不寬哉嘗念劉裕之棄關中南歸也三輔父老流涕詣門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今捨此欲安之乎想爾時之民之在彼處者其可憐憫何獨不然為大臣代天子理萬民曾此之漠不動念而棄之而又寬之不仁甚矣且彼所最憚者無如鄰道之相表裡也譚忠一說李安而魏不救趙一說劉總而燕且伐趙武俊既激而合滎賈林可說以攻滎交之離合在我不在彼也宣公有言得其持疑足以集事此可為智者道也當是時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討承宗無功卒制雪承宗復其官爵夫宦者典兵敗猶幸也然天子方銳意用兵而宰相學士議論若是是激成之也君子讀史至此而不勝恨恨焉方承璀之討承宗也昭義節度盧從史陰與承宗通兵馬使烏重允誘執之上嘉其功欲以為留後會承璀奏已勝重允絳以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收伯重允起於列校恐河南北諸侯恥與為伍萬一連表罪狀承璀陛下何以待之不如還使從史為之噲是何言也抱王

為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祿山同姓因賜姓李重元節度橫海秦藩鎮跋扈
由州縣各置鎮將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雖姦雄如安史必不能
以一州獨反謹以所領州縣還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其後河北
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此規畫直可著為令為父安長治之計真大臣之識忠臣之
用心也即其縛從史之時昭義一軍盡甲重元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敢違者斬
則皆散固已可想見其梗概矣以如是之人不恥與若曹伍乎而反為若曹所恥乎
且藩臣自署將吏天子不得問今且使天子之將吏亦必惟所置者何也且其人既
舊姦謀請還當授以方面者何也是其為諸侯謀也則忠非天子之利也夫已則不
能又惡乎人有其功其情愈私毋怪其辭之愈倍也已李集之曰祖宗以一隅取天
下子孫以天下而不能取河朔夫事有本難有人難之者憲宗初年杜黃裳作相時
李師古卒請及其未定服分之帝以方討劉闢遂以師道為留後是帝之失策也然
令杜公任政又河北旋當定耳惜也以小故罷之而行亦卒至謀之非其人其何以
濟誠使其節度之物故也或分其鎮為三或為二即其軍中簡裨將之能服眾者
與以節鉞使分領之其故節度之子授以官徵之入朝若此者彼能聽則分而易制
不聽則亂而易取仍諭其鄰道各統領所治毋怠其或懷不軌陰謀黨助所以離之

一說士力耳俟一方既定三方自可次及且天子嘗發德音下明詔兩河南北之眾一體有優恤獎勵之至意其百姓皆天子之民其將士皆天子之臣忠順者咸思率化強幹者類能擊妖三四凶人智可全其子孫愚不保其首領孰敢怙惡誰能助逆除累代之積習振王朝之綱紀建治安之長策樹賢哲之令規舉之何不若反掌運之何不若臂指傳之世世何不可卧赤子於天下之上而治此賈生之所以籌七國者也吾謂於唐藩鎮尤宜

商屯議

張宸

竊惟大學理財之道第言生之為之而不言取之凡以取之之道已寓於九賦九式之中自有井區之田有什一之賦使外此而言取則必出於培克聚斂之所為此大學之所深戒也是故有財必始於有土有人所謂有土有人者非必開疆廣眾之謂但使無不耕之田無不盡之力而人土乃真有矣夫使家給人足而必欲通上供之賦受催科之擾愚未之信也今天下幅員既廣生齒日繁有土有人莫盛於今日而司農懷仰屋之嗟度支有坐困之嘆議者輒歸咎於逋賦夫逋賦誠足病然總計出入之數即使賦額全完入數猶不抵出數則何可不思所以變計也愚以為今天下之計莫大乎開墾荒田而開墾荒田則必使富人為之何以言之國家亦嘗設官置吏議屯田矣然民屯則恒產殷足之人必不赴令而其應募者必貧民浮戶欲自備牛種則無其力欲官為之備則無此財且朝令而夕課效田未就墾而考成已迫於是董其事者必於鄰近熟田指為隱占為漏稅強取籽粒以塞期會由是荒者未熟而熟者先累國未利而民已困屯之無效蓋以此也言兵屯則今之滿兵皆禁旅也勢無久暴原野胼手胝足之理而漢兵則汰之又汰方隅未靖以之守汛瞭望尚且不給而又課之耕屯無牛種之備有籽粒之迫與其勤苦力作貽後日之追呼何如坐

食縣官享目前之晏安乎即使復衛所屯操之設而現在屯糧尚煩敲撲又何力以辦此乎故議屯於今日兵與民俱有所不可而莫善於使富民為之夫所謂富民者制田里供賦稅給徭役者也使其舍現有之業耘不耕之田誰則為之且責富戶則必議僉報議遷徙奸徒猾吏因而作奸求賄人雖輕去其故鄉此戀彼割必致騷然多故屯未成而害見又何利之能為則有說以處此盛王之制抑逐末以驅之於農實畿內以固其本周制屨人萍人皆有賦歛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間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漢承秦弊募富民實關中實塞下又凡有市籍者禁不得衣絲乘馬子孫不得為吏而唐宋之君往往較讎鹽鐵征權商賈以當大半之賦其制雖非盡善然抑末作以息農民猶有近古遺意其最善者莫如明初開中之制明永樂時下鹽商輸粟於邊之令每納米二斗五升給鹽一引小米每引四斗復令近邊荒閒田地得自開墾使為永業商人憚轉粟之勞無不自出財力招致游民以事耕作既有田產之利遂為家室之謀由是守望相助墩臺保伍不令而具田日就熟年穀屢登至天順成化間甘肅甯夏粟石直銀二錢軍國大裕蓋其時國家之府庫倉廩僅以給都中而其餘盡委之商人無修邊之實無遠輸之勞國富而強職此故也自成化六年戶部尚書葉淇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類解戶部雖鹽銀驟增百萬而輸粟於邊之

令既廢西北商亦徙家於淮以便鹽千里沃壤委於草莽米石直銀五兩洪故淮人意獨為淮商地且徒見粟石二錢則以為二斗五升之米所直五分不如納銀二錢五分有四倍之入也迨其後而米石五兩則二錢五分之銀僅易米五升矣且有轉運之勞修邊之費鹽課雖日增漕米雖日益既不能呼應於臨時勢必至鹽漕之並弊因緣積漸以至於貧弱而不可振明之已事得失不較著哉且夫國用之不足者以逋賦也賦之所以日通者以民貧也民之所以日貧者以漕耗日重也明萬歷年間漕規每正耗米百石加民耗米八石四斗銀二三兩不等今則每百石加二三十石矣外之踢斛淋舂層層有贈則不啻三四十石矣綱司話會有錢通關小票篩羅會審有錢酒飯有錢約計銀七八錢米一石三四斗然後可完一石之兌是官比一石而民費二石餘也查會典開載凡運京交倉米一石給官耗米七八斗或五六斗不等又有輕齎銀兩造船銀兩夫脚銀兩短運腳價行月二糧而旂丁之侵欠者又歲數十萬是官徵米二石有餘方有一石輸京也州縣徵收耗米與正米一概編額催比一體出兌而私耗又復加倍是民間有四石之費國家始有一石之用也方秋成既畢官民拮据完漕春二三月間漕完甫竣顧其室中已無所有繼而徵比條銀完納自不能前完納不前則筭楚日甚勢不得不暫救目前之死買求寬限齎發

差役胥役知其無策需索愈甚雖復嚴懲衙署嚴追侵欠猶鑽既朽之木木盡而火不出亦何益哉是故漕不減則民不富民不富則賦必通賦必通則國用必不足假使民有餘力可以完納正供何苦而供吏胥之需索吏胥見民之完納及額又何覺而事誅求且民既完矣無通額矣貪官汚吏雖欲那移侵蝕又何自而借民欠之名為影射之地數者如環無端而總由於漕事之壞故救本澄原先自漕始然則為省漕之計奈何曰莫善於復開中之令令商人輸納鹽課易銀而粟向者鹽課每引二錢五分今且增至八九錢矣則大米二斗五升不可增至四五斗小米四斗不可增至七八斗乎向者開中於邊今令納粟於京京與邊不較近乎既出於輸粟之途則必為墾田之計向者令耕邊遠荒地今則大江以北山東河南畿輔近地在在而有內地之坦而近不猶愈於邊北之險而遠乎由是而商既輸粟則即以所輸之數量減東南漕兌之額即以東南所減之額代商盡輸其銀於是而在官則耗米之費夫船之費輕齎之費行月糧之費短運腳價之費侵欠之費盡可易銀而歸之於公是商輸一石之粟國家即有二三金之贏也若使運粟百萬石國家即有二三百萬之羨也在民則私耗之費綱司話會之費通關小票之費節羅會算之費酒飯之費盡可歸民計石米民費四倍是商輸一石之粟民間即有三四金之省也商輸粟

百萬石民間即有三四百萬之餘也。國家歲益三四百萬民間歲省三四百萬而猶謂通賦不清國用不足必無之事也。然而變法之始則亦有道行鹽之所如河東險遠閩廣輿區地非產米運涉為艱宜令仍舊納銀若長蘆則近畿之地於墾田最便兩淮兩浙產米之地初年令其買運繼年便可開荒無其苦難也惟是引課之納多寡不同查萬歷年間會典有七八錢一引者有四五錢一引者亦宜以現課銀數折而為米約銀二錢以內為大米一斗若小米則一斗五升商人舟船具備即使年年買納二錢之價脚耗已裕況開墾之後取之田間輸之近畿乎是輸銀與輸粟不大懸殊也漕運以三四金致石粟今以二金易石粟損益不徑庭乎或曰商既輸應納之粟又令墾未熟之田資本將何自出曰是不難如初年應納米一石止納九斗留此一斗以事田工計辦課萬金之商歲應餘銀一千兩十萬金之商歲應餘銀一萬兩以千金萬金而召募游民葺理房舍疏通水利以至牛種耕具其力易辦如是而行之三四年或六七年田之闢者不知其凡幾矣田既墾足方收全課則資本自裕也然額什而輸九漕額不既虧乎曰無虧也商輸百萬之粟即折百萬之漕商輸九十萬之粟即折九十萬之漕漕此度彼無虧折也不虧商不損國愚故曰欲省漕富民莫大乎復閭中之制而開墾荒地必使富人為之也抑又有就民間荒田與熟

田畝則相接今富商大賈令自占種保無有凌土著而掩其所有者乎曰是在乎責成地方之官先令清丈荒熟地畝明開四址明立標準上書某地荒田若干頃畝造冊送部召商開種其不入荒田數中者一概徵糧小民懼於商民之奪其田雖向未升科之熟田亦應報稅則隱漏不又清乎商既開墾然後三年升半科五年升全科十年之後賦額盡增在國則既饒鹽課復益正供在商則既獲鹽利復得恒產不兩利乎畿輔近地存在成熟百萬人之食可咄嗟而具根本強壯大命以立至便也三代食粟取之王畿五百里之內堯都冀州禹貢所載百里納總二百里銍三百里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無不令近者致重者遠者致輕者故四方諸侯僅貢其土物所宜而不以米粟累之凡以惜道里費重勞民也今商輸近京之粟而漕事量益合古宜今至當也京師根本之地富室大家百無一二使商人就北耕種共立家計無遽徙之擾而都內以實居重馭輕屹然改觀至盛也歷代創始必有大因大革以成一代之規今明之所以盛與明之所以衰瞭然在目不返其盛而惟弊政之是循何以垂後乎惟是行之宜斷任之須人前代之用鹽用漕故事宜漸今時之孰利孰害心計宜周以至水利當興施行有序鹽場之積困宜通君之交納宜肅酌所餘以補不足留寬剩以裕張弛權衡措置存在在宜周

皇上如與心膂大臣熟計其可毅然以為當行則請纓折言之

濬吳淞江建閘議

吳淞江之應濬也人人能言之其全洩太湖之水而首利三吳也王文恪公海忠介公兩言之文恪公之言曰太湖受蘇浙萬山之水猶人之有腹吳淞盡洩太湖之水猶人之有尾閘尾閘不通則身腹俱受其病忠介公之言曰婁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諸水通則六府同其惠塞則六府均其害然則吳淞江之宜通而不宜塞也瞭然在目矣惟是前代諸公但能言其當濬而不能求其不塞夫濬之所以為利也旋濬而旋塞則利不永矣以巨萬計之工費百餘年不再舉之大役乃使旋疏旋塞為利不永將使後之人以疏濬為戒而萬世之禹蹟湮三吳之民命魚矣語曰可大者可久言必久而後能大不久則不大也其久之之道奈何曰求其塞之由以使之無塞而已查前代自禹貢以至宋初未有言濬吳淞江者不言濬則不塞可知也自慶歷年吳江建長橋以便挽道初以木繼墊以石於是上流始緩海之濁潮得入江而與水勢爭有淤塞之患矣聞諸故老吳淞江未塞時潮及於黃渡今自黃渡以西潮所不及之地為江如故而自黃渡以東潮所及處為沮淤為平陸無復有江形矣此則渾潮塞江之一驗也潮之來也渾入而清出計一潮之浹厚及一筭一

日兩湖厚幾一錢一歲三百六十日厚三百六十錢二尺餘矣以一丈五尺深之江
歲淀二尺其能常有此江乎此又渾湖塞江之一驗也明永樂二年夏忠靖公相度
三吳水利謂太湖五百里納浙西杭嘉湖宣歙諸溪山礪之水必由吳淞以出海近
因江之東口渾湖淤塞匯流漲滿以致淹沒田禾此又渾湖塞江之一驗也隆慶間
海忠介公撫吳開濬吳淞三十餘年而旋塞此又渾湖塞江之一驗也萬歷年間蘇
松道許公開濬吳淞不數年而即塞議者又咎其堆土不遠致雨後泥淖入江故不
俟潮淀而遽塞然其開之也甚難而塞之也甚易亦可概見矣人力盡則數十年而
塞人力稍不盡則數年而即塞物力民命之謂何而以通塞之權聽之不可測識
之怒濤此亦大有為之君子所當盱衡而熟慮者矣是故塞而不濬非計也濬而復
聽其塞非計也欲求不塞而不明塞之之由不可得也明塞之之由而不求不塞之
方亦不可得也夫海潮之得以入江者以江與浦通也其道宜使江之水入於浦不
可使浦之水入於江江入於浦則江利而湖水平浦入於江則江塞而湖水壅此必
然之勢也法在於建閘而已矣元僧惟則松江觀閘詩曰吳淞江水急如箭昔有畫
圖今見面百川應命爭見趨東注海門如赴戰海波怒發驅潮頭戰退吳淞水倒流
江湖一日兩相鬪萬古不決如仇讐江水清兮湖水濁江水不似湖水惡惡潮推出

海中洲堆積江面如山。卽官憂水害難疏鑿。橫江四閘同時作。潮來下閘。潮平開閘。內不通潮。往來等語。於此見元之時。在長橋既建之後。江水日弱。海潮日強。有存居之勢。故置閘以遏之。終元之世。不聞疏鑿之勞者。殆為此也。至明而承張士誠竊踞之後。亂日已久。江口已全塞。建閘處所。當不可問。而況閘乎。故夏忠靖公棄上海境。全淤吳淞江四十餘里。而浚虬江等處。以爲入劉河。海忠介公雖專濬吳淞。固志在救時。無暇深維前制。以爲永利。至於今日。復當全塞。以墮大君子之憂萬世之功。若有所俟。而然者。不可不加之意也。似宜於江口。宋家橋爲始。迤西至滬濱。以東置閘三座。設夫以守之外。一閘少啓。而多閉。內二閘以時啓閉。蓋內閘以通舟楫。故啓閉不妨於頻外。閘以遏潮水。非潮涸江漲。不輕啓也。其必三閘者何也。江蓄數百里之力。以趨海。勢易衝突。恐一閘不任。故至於二。至於三。且輪番啓閉。不直瀉也。故古人於江濱。瀕海通潮處所。悉設官置閘。潮至則閉。閘外設撩淺之夫。時常爬梳。積滯置鐵掃帚等船。隨潮上下。以蕩滌浮淤。所以常無水患也。今觀震澤形勢。狀如仰盂。外高而內卑。但求內水之出。不求外水之入。此閘置而受浦之利。不受浦之害。雖千百年常通無塞可矣。況江勢寬濶。風帆迅利。自湖入海之路。有閘以闌之。而意外之虞可免。一也。沿海鹽徒出沒於浦。有閘以闌之。而私販不便。二也。商艘停泊。無波濤震蕩之

患無推埋飄忽之虞三也江自江浦自浦使浦之勢不分而浦常通四也西水盛則

冒閘以入於浦西水衰則渟蓄以滯於江兼使泖澱諸水日夜東行即河之淺者可

深五也五利既得又當於吳淞江側浚蘆浦一線引江流以入上海城濠凡濠之與

浦通如卽家橋陸家石橋薛家濱桂香橋等處皆塞之蓋濠受渾潮歲浚歲淤今已

平陸幾於有城無池海民無百年儲蓄之家城中無水泉灌漑之利潮去潮來形勢

使然今使萬山清流迤邐而來以蓄此濠自此有城有池商船聚集濠下民物阜而

土風秀金湯固而保障完必自此始矣六也或曰既請正供以疏鑿矣又置閘焉不

滋費乎曰無多也夏忠靖公廢吳淞下流而浚虬江諸水以入劉河也又兼浚上海

之范家濱常熟之白茆港以由江入海也費至十七餘萬忠介公之專浚吳淞費至

七萬六千有奇然當是時應濬者一萬三千五百餘丈今止九千餘丈應濬原闊三

十丈當時止開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底濶七丈五尺每江一丈計土十七方半零每

方工銀四錢三分六釐一丈十七方半為銀七兩六錢六分今米貴物涌價雖稍昂

然以贏補縮比忠介公時稍益亦不過十萬金而建閘諸費悉在其內矣去年一歲

之荒蠲災至三十餘萬損三分之一而財賦重地長無水旱之憂謀國者當不待再

計而決也至於堆土之遠當在臨時嚴督委官明立界限離岸三十步方可堆土其

堆也宜廣衍而為隴不可高峻而為岡蓋高峻則經雨下瀉泥淖必復入江廣衍則因阜成田版圖庶無棄地又當於離岸十步之地因土以築長隄隄旁種植榆柳初年以障浮土之下流久後以防江水之泛溢不惟驟塞之患除而永利亦奏於此矣再查地誌婁江即今之劉家河其自長橋合龐山湖者為松江自澱山湖經青浦嘉定東北流亦名吳淞江者為東江是東江者即吳淞江之委也豈昔分而今合歟潘吳淞則東江舉矣兼濬劉河則三江並舉而神禹之故道盡復矣又能建閘設夫以使之久而不塞吾不知古之聖賢饒溺由已以利賴於天下後世者其道若何由今觀之此亦其最巨者也惟執事擇焉幸甚

建閘之說或以為得或以為失且海潮震動不能下板則有閘與無閘同以此說昔人多主之姑存備攷

卧嶼記

于振

汲黯治淮陽曰卧理孔明居隆中曰卧龍宗少文圖山水於四壁曰卧遊汲長孺大
人也武侯天人也宗炳高人也卧嶼者功名之士取石隱者流耶視三子之卧不知
何如將毋有託而逃於卧者耶且吾嘗與卧嶼交而知卧嶼非能卧者也少習舉子
業年十三學射既長好聲色嘗著短後衣挾長弓負羽搗女妓往來於長平上黨間善
騎能別物色知其良駕雖其蹊嚙不施羈馬能翦拂之其才具如此嗚呼此其能卧
者耶嶼在御賜午亭山村之西中有堂三楹曰稱閒其南為語有亭亭外隙地植
蔬果曰意園北有樓曰倚芳南有閣曰屏山臺曰層秀登之則析城王屋如在几席
其下有池曰養天雖卑潦不涸不溢又為舫於岸曰如舫樓曰息存周以迴廊通以
修弄松聲梅影宛轉相迎琴尊簞澤往往而在嗚呼足以當卧遊矣生平於書無所
不讀嘗游荆湘渡洞庭客漢陽登黃鶴東過蕪城濟揚子望浮玉山入吳登虎阜游秦
望適越泛苕水浮小蜻蛉於西子湖涉錢塘弔嚴陵臺踰仙霞歷延邵諸郡還經福
州憇烏石山既而遨遊畿輔所至悉與其賢豪長者訂編紵獵所著有學詩吟容與
訪夢哦塵土話語香詠石蓮詩意園誄不下數千篇性愛佳卉南北名種不遠千里
羅植階庭解分枝丹黃朱紫奪造化工故遷其地者反勝於所產有求之者或效安豐

鑽核之術以紿之嗚呼此豈非有託而逃焉者耶憶壬癸間濂村先生使潞河予為座上賓君以介弟來省於官署池塘春草擊鉢飛觥君固雄視流輩予亦濟河焚舟爾時氣概何其踔厲也未幾予有事汴梁飲君於試院髮種種類浩然矣又數年予再入承明得君書讀如船集感慨係之夫以杜牧之風流彈指間化為雞皮老翁徒以鬢絲禪榻之餘想像揚州舊夢試問落霞紅尚縣壁上乎蟬行雙鏡尚移我情乎撫絃動操恐風雨悲吟泉聲鳴咽就今衆山皆響徒使百尺樓中高臥人展轉反側不能永夕耳雖然李督皇出入將相平泉草木環麗甲今古不數傳而名花語鳥供自隴上諸侯日南太守者悉委翳於荒榛叢祀間君為文貞公從子傳其詩法與濂村白村昆季相師友橐中著述皆濂村所手定其必傳於後無疑且東望午亭山村花竹臺榭尚有典型卧嶼雖附庸乎一邱一壑亦足以自豪矣予雖未遊卧嶼讀卧嶼詩如卧遊馬故聊為記之或曰卧嶼非能卧者才而不遇姑託於卧以寓其塊壘耳是言也吾亦疑之他日有以安車蒲輪辱草堂而驚猿鶴者願君起而應焉毋堅卧不貳齋記

世固有得失乎哉塞翁得馬楚人亡弓未知其孰為得失也世固有是非乎哉燕以為蝠以為莫未知其孰為是非也被辟雍者以衣冠為桎梏享鼎烹者以泉石為

膏膏孰是乎。孰非乎。疇得而疇失乎。吾不得而知也。凡人之情不能無所蔽。有所蔽則物得而貳之。顏閭聞召鑿坏而遁。溫嚆求仕截裾不悔。其蔽一也。何準散帶衡門而充身都宮。戴逵不改其樂而遂不堪其憂。同為有所蔽也。云爾。或者從而優劣之過矣。居山者搏兕象與之狎。蛟蜃則危。善泊者輕波濤。使之接猿猴則蚺無他物有貳之者也。故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九缶。能謝鐘鼎之貴而不能不動色於豆羹。知千金之無異於瓦缶而鐘鼎之無異於豆羹也。則幾矣。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出處有位語默有時不貳故也。故曰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焉。自得云者非矯情鎮物之謂也。馮敬通才過其實不用於時。脫略公卿。跌宕文史。王右軍為會稽郡。疲於檢對。恚而誓墓不復出山。二子者謂之矯則可。自得則未也。若光祿劉公者。可以為自得之士乎哉。公之為人。夫人能言之。吾不論。徒聞其歸老於鄉也。芒鞋棕屨。布衣幅巾。逍遙於竹房花塢間。見者不知其為達人貴官也。並聚書謀子家塾。良時暇日。與二三老友開軒命酒。同其醒醉。窺其中若深。有以自得者。嘗曰得者之所失。失者之所得也。得者之所非。失者之所是也。世且以為有得失乎哉。有是非乎哉。不欣欣於得。不戚戚於失。出處有位。語默以時。惟公有焉。近構小築。顏曰不貳。可以知其為人矣。或曰老子抱一。釋氏云

不貳與吾儒所云不貳之旨。有以異乎。吾不得而知也。請仍以質之公。公曰。將無同。

張建白墓表

吾讀史至羊叔子沈碑漢水。謂人曰。安知千載下。高岸為谷。不深谷為陵乎。因歎古人生而自愛其名。猶且如此。況沒身之後。閱人成世。閱世生人。其沈埋泯沒於荒煙蔓草如鄒湛輩者。可勝道哉。自非賢子孫。儼然懷見亟為表章。後之人雖欲起隨武於九原。訪滕公之石室。其孰從而求之。河東建白張公。沒且十餘載。楸枰成行矣。其長君再齡官西曹。一旦以狀來謁。請表公墓。嗚呼。余既不文。且中年奔走。學殖荒落。雖官禁近。秩甚微。雖表烏足為公重。雖然。史職也。不可以辭。顧公之即世也。今家宰孫公既為銘。納諸藏。孫視余為館閣前輩。讀公之文。繼公之後。塵是有慙焉。而又深喜青雲之附也。蓋不敢以辭。按狀。公諱大綸。建白其字也。生卒年月氏族子女。誌所詳者。不復書。書其足傳者。公生而穎異。甫就塾。目數行下。十餘歲。貫穿六籍。漁獵諸家。注疏而折其衷。為文不蹈蹊徑。務規規撫秦漢。而游衍於唐宋諸大家。以博其趣。故卓然成一家言。顧冲襟若虛。深自悔匿。不肯問世。然聞其風。而以業贅者。重竊一迹。戶外之屨常滿焉。藏之名山。俟之其人。可傳者一。天性篤孝。親在之日。先意承志。左右無方。服勞洗腆。極情備物。父母顧之。怡然相樂。忘其歲月之遲暮也。親有疾。走幣

求名譽選珍餌風鑪藥鼎必躬必親嘗累月不脫巾帶遇困篤則齧指飲泣痛不欲生及居憂哀毀骨立幾致滅性親戚咸以為憂量絕者數四矣繼念室中未安子職猶未盡也附身附棺以至虞墓反哭盡誠盡禮皆發於中情之所自致而適愜乎禮經之所不言而同然可傳者二昆季四人公居長墳虎式好同氣無尤田荆姜被之風終公之身如一日可傳者三至於敦宗睦族通施有無推燥就濕有求必應或至空惚不繼亦必多方措拄以厭其請而後已有不諒者或一日數至從不以無力為辭里中嫁娶不時者輒相謂曰姑詣張公當不汝鰥也殯葬不給者輒曰以告張公無憂稿露也歲一不稔則鳩形鵠面者曰張公哺我時當返寒則鵲衣歷落者曰張公煖我知與不知聞公之名皆色然動容以為今之古人也可傳者四嗟呼自昔貴遊子弟藉父兄餘業熏香雉而傳粉塗朱駕長簷重倚紫絲隱囊捉白玉麈尾自謂快士彼其意中固不知天地間糠糟不厭菽褐不完者大有人在也而節嗇之家以心計自擅內營卽舍外構田園日入萬緡牙籌不離手妻子飫梁肉而自食糠覈視宗族鄉黨有如秦越而粟紅貫朽珍護不已及鐘鳴漏盡轉眼蕩然如湯沃雪不亦悲哉若先生者積學而不以為名砥行敦倫而非以炫俗種陰德廣施予而未嘗求人知之覲造物之美報然而言為士則行為人範人位不足天爵有餘豈不休哉或

曰昔陳仲弓仁愛溫柔正身體化後生子弟瞻仰同情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衆職謂人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竊位之譏耳余謂此非知仲弓者太邱一長賢於衆見遠矣大位未躋何足道哉今家宰孫公謂公宏才碩德宜對策彤廷為金馬玉堂人物乃懷奇莫試然其德澤有不可量者孫公以名教為已任其言傾如此宜時人服公之德重於公相之位哉再齡字遐甫與余為石交春明過從為余述世德甚詳故余之知公為最審公之盛德固不待余言而著然余奔走四方見夫若斧者若堂者若馬鬣焉者類皆泯沒無考其殘碑斷碣間有存者必下馬拄策徘徊踟躕斷梗間不忍去或爬泮苔鮮辨其篆刻而考其為人什得一焉表之係人輕重也如是則余於遐甫之請又烏可以已耶後之經此者瞻華表撫松楸讀金石之文興景行之慕流連往復感慨係之不肖之名將藉公以不朽何其幸歟

全滇義學彙記序

陳宏謀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良以化民成俗必由於學而州序國學之外又有家塾黨庠以分教之俾幼者就近以學秀者以漸而升天下少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此所以化行俗美而人才日出也近世義學彷彿黨之有庠考績者必及焉亦以見化導之在所急而古意之猶有存焉者也然吾以為邊土之義學視中土尤宜而鄉村夷寨之義學較城市尤急邊土貧寒力能延師者寡至於鄉村夷寨刀耕火耨力食不暇何有詩書無惑乎椎魯難移禮義不講即有可造之才亦委棄於荆榛草莽之中重可惜也雍正癸丑首夏予始沒滇南軍事竣後通查所屬義學或官有捐設之名而興廢不常或止設於城市之近而鄉村勿及或前人原有公田而日久湮沒或館舍原有公所而漸至荒蕪蓋循名則是而責實則非矣宏謀仰體聖主化育之仁兩臺教養之切職司宣化安敢因循苟且不為滇民久遠計於是殫心籌畫檄劄交馳某處舊有公廩可清釐復其舊也某處有無礙官租以地方之物可仍為地方用也某處距城尚遠宜設一館也某處距某鄉尚遠煙村湊集宜更設一館也田租不足供脩脯則當有以增之其有餘者可復多以益寡也館舍有寺院可依則借之不然宜建設也嘗自置一小冊納之懷袖親為握算旦夕以稽焉經

營籌盡不啻身履其地。為之布置也。一時監司諸公暨賢有司。類能同心共濟。隨其心力所至。或籌增公費。措置田產。而士民亦聞風鼓舞。爭先請設。且捐助焉。此外尚有未備。則使者之責也。隨捐金以補之。自癸丑冬迄今四年。共得新舊義學六百五十餘處。今而後館舍有常所脩脯有常資。庶幾歷久不廢矣。滇少書籍。士子購買不易。復為捐貲刷印。御纂經書古文。并刊刻孝經小學近思錄大學衍義等書。分發各館。以為誦讀之資。其一切規條。俱荷兩臺鑒核裁定。既稽考有法。亦勸課多方。雖不敢謂化民成俗。即於是乎在。而功不期其速效。久自可以觀成。嗣今以後。千百人中。豈無一二人蒙詩書之澤。而化其鴛陵者乎。豈無一二人卓然成材。可以為主朝之用者乎。是則區區之心。所期望於他年者也。夫義學之設。向有之矣。而興廢不常者。以乏恒產故也。滇之義學。亦間有公產矣。而日久湮廢者。以無有稽考也。今日義學之館舍田產。俱已載入案冊。似可昭茲來許矣。然而卷帙繁衍。零星錯雜。未能一目了然。人人共見。久將虞其隱匿混爭也。爰是彙勒成書。始載記序。見一時志同道合。共勦此舉也。次文案。見兩臺暨予隨宜立法。丁寧以申也。次書籍。見邊未窮鄉。典籍既備。且誦讀有資也。次館舍束脩。而某館係某人所設。某田係某人所捐。雖歷年久遠。必詳所自。不敢沒前人之善也。刊成之後。印發各官署館舍。使官紳士庶人。

人得有所考。惟願後之官其地者。踵事增修。俾勿壞也。為館師者。任職故事。勿素餐也。為弟子者。舍舊圖新。毋荒以嬉也。尤願邊境甯謐。有年。屢慶。俾吾民常得暇日。以事詩書。移風易俗。成就人材。將與中土埒也。是則所以彙記之意也。乃說者以夷獠狡悍。令之識字。適足長奸。似義學於夷地。不宜嗟乎。吾聞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以詩書起廢。未之前聞。若夫粗識文義。挾詐行私。內地之人。亦所不免。豈得因噎而廢食乎。且夷獠之為匪者。豈嘗由識字乎。此惑世誣民。充塞仁義之言。不可以不辨。并志之以告來者。

節婦傳序

余嘗讀前明閩中馮恭定公所著旌節錄序。言其鄉楊烈婦死節時。鄉之人多怪之。以婦年少。令改適。不難得佳偶。從死徒自苦也。繼而士大夫聞之。有往弔者。有司重其義。上其事於朝。得旌表如例。於是嚮之怪者。莫不歎且美。以是為絕特之行。而夫亡改適與夫稍有志行。而不克終者。語及烈婦。皆面熱內愧。以為不可及也。嗚呼。執節守義者。人之性也。而習俗之偷。至於沒溺蔽錮。而不自覺。如恭定公所稱。其類於上之激發者。何如哉。宮師清江楊公。昔撫吾粵。崇獎節義。下及編氓。風聲所樹。遠近感動。茲督漕淮陰。暇日出所為節婦傳付梓。余受而讀之。人立一傳。傳系以論。發揚閭閻。

德情乎有餘思蓋公十數年來摛討得實而賡續以成之者公之初意憫夫鄉僻寒微無力自達有終身完節不得與於旌典者故彙而著之不使其泯沒無傳而人之不忘其親者雖已被旌揚或丐公附入以公言之重足為其親榮也嗚呼人之能執節守義者非必有意於後世之名然而國家旌揚之典既未及邀當世士大夫又無有發其幽光見之論述者雖天倫名義不盡泯於人心而沒溺之久蔽銅者眾或至於反人道之大常而以節義為不足貴重如所云怪楊烈婦之死者且比比是也公之表貞操激頹俗與恭定公正同而采訪旌典所未及者纂輯成書傳播久遠其用意較恭定公更為深至以此植節垂範庶幾閭閻之下感發興起而有以仰副朝廷化民成俗之盛心也夫

明太祖待解縉方孝孺論

陳祖范

異哉高帝之用人也。識方孝孺為異人。而曰吾不能用。留為子孫輔。太平僅除漢中教授。擢解縉為御史。及縉詆袁泰之奸。又慮其少涵養。將為眾所傾。遣歸諭曰。大器晚成。其益進於學。行大用爾。夫賢者之於世。患其不生。生之患求而未得。未有得之矣。又姑留之為異日用也。觀縉所上封事。指帝之闕失。可謂切中。非學既有成者。不能道也。監察御史以糾惡擊邪為職。諸御史欲糾袁泰。無敢執筆。縉獨奮然為之。可謂能舉其職矣。烏得為少涵養耶。且賢者必忤於不賢。所賴君上保持之耳。何眾傾之足慮。若逆慮其為眾傾也。而先罷去之。是賈生不待譖於絳灌而長沙之謫。乃漢文帝之所以厚賈生而王成之也。豈不謬哉。幸而數年之間。縉未死而復用於文皇。耳倘不幸蚤死。則奈之何。相文皇未幾。忤高煦。斥交趾。繼又以趙王之讒。下獄以死。是信乎其為眾所傾矣。夫不為眾傾。其人必不賢。為眾傾。又咎其少涵養。然則所謂涵養者。必周容而詭隨者也。竊帝之意。豈真慮其為眾傾者。誠恐置之於朝。屢發其敢言之氣。批吾逆鱗。則旋就誅戮耳。是以急遣去之。使吾無殺賢士之失。帝亦可謂巧於藏拙者也。孝孺之學。正大純粹。又進於縉。而欲留為後世子孫輔。太平帝若曰。乃翁以馬上治天下。安事詩書。待太平之世。而用汝耳。今觀高帝之手。武臣宿將。誅

夷殆盡所任者大抵貪鄙嗜利之人可以笞箠而驅使之他如宋濂王禕不過備文學製造之末而已有能傑出於其間而講二帝三王之道者宜乎其不能屈已而用之也若謂留賢以貽子孫所以愛其子孫孰與夫用賢人以教育人才而致人才於不可勝用之為尤愛其子孫也嗚呼以高帝之英明果毅使能虛已納聰而倚任一二大賢一代之治雖軼漢唐而幾三代不難焉何至身甫歿而燕難發同室操戈而天下之士被其毒哉

方孝孺死節論

明文皇欲脅降方孝孺謂之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雖十族奈我何既而捕其母妻之黨及交遊門生悉以示孝孺孝孺不為動坐死者七百餘人夫孝孺之死當矣彼為孝孺而死者何罪孝孺於此獨不可少迂回焉效薛方之詭對文文山之請黃冠歸鄉姑以紓其十族之難而後自引決焉天下後世亦必共諒其志何乃欲成一己之節而累及無辜返之於心得毋有不安者乎君子曰此固孝孺之所不忍也而非孝孺之所不安也臨刑時顧其弟孝友而淚下夫豈不忍於弟而忍於他人乎然而吾所以死非為一身也為天下大義也為天下倫常也非負叛逆不軌之罪而累及其族屬也君子之制行也斷其是非於理而已吾之所為者非與則是我有致死

之道而死乃吾自為之也。吾有致人於死之道而人之死亦吾實累之也。如吾之所為者至是而無少非歟。則是吾無致死之道而死非吾自為之也。吾無致人於死之道而人之死非吾之累之也。其奚不安之有。即其時之死者亦烏得而怨孝孺。倘怨之曰。爾何苦而必為忠臣義士以陷我等於死。夫忠臣義士豈陷人於死之術哉。假使其時有可以全人之命。而又不失己之節者。孝孺固將為之。以今觀文皇之暴虐。如毒蛇猛獸。烈火鴻水。操之壓持之急。從我則為我。草詔而令天下不從。則使十族從。女於死。豈尚有可以紓回其際。聽吾從容而商兩全之術者哉。方其起兵時。受姚廣孝之屬。入京時。亟欲臣孝孺。以收人望。黃冠歸鄉。為天子外臣之請。其不可得也。決矣。孝孺而不忍人之為己而死也。則必順之。順之則且仕之。仕之而生平之所守喪矣。天下之大義沒矣。萬世之倫常掃地矣。權其所得孰多孰寡。計其所失孰重孰輕。孝孺蓋辨之精矣。豈徒任一往之氣。但以快一時之憤。而不顧其理之正心之安者乎。大抵吾儒行事。但患不得其當。苟得當矣。如此而生。如此而死。無可復撓之者。不必多為瞻顧審度也。一瞻顧而審度。則無復可立之節。無復可成之行矣。如孝孺者。吾信其心之恬然。無不安。而不得疑其為過當之行。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也。

睿帝之陷虜也。當國大臣援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扳景帝而立之。以示於虜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已有君矣。羣臣輯睦疆場。有備寇來。則堅壁清野。以待當是之時。虜雖欲挾睿帝為奇貨。索金帛。輸歲幣。讓割地。如金源故事。而不可得。則必相與計曰。殺之則重怨而深仇。留之止天山一匹夫耳。不如歸之。歸而復立。必德我。我可因以為利。即不立。亦足離貳其君臣之心。使彼自生內釁。而吾乃乘之於外。且晉懷愍宋徽欽無得歸者。而今獨歸之。義聲動千古矣。斯亦制中國之一奇也。於是決然歸之。嗚呼。人第見睿宗之歸。適有天幸。意高帝之餘威。煒赫尚可憎。強胡之膽。而有所不敢逞。而不知枋臣之艱難。幹濟亦手撐柱為已勤矣。非于忠肅之力。而誰力歟。事固有以輕之者重之。以緩之者急之者。吾以君父見獲之故。卑詞屈膝。號咷涕泣。而祈請焉。彼愈得挾重以要我。而君亦愈不可返。南宋之已事。可見矣。今惟不然。睿帝之所以急返也。此古大臣濟變之略。而有合於聖人之權者哉。然吾謂為于公者。尤難處於睿帝既返之後。耳。睿帝雖誤任小人。以致喪師辱國。然非遊政荒淫。如夏太康。唐明皇比。邨王之立也。乃一時事勢不得不然。今而遂據為已有。則是為人臣子者。幸其君父有難而已得之。安知不禱祀其必勿復返而已可安然有之也。其不至於出兵以拒之境上者。幾何哉。為景帝者。宣告於兄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吾立乎此。攝

也。吾退居藩邸耳。而睿帝則曰：吾雖歸，辱社稷矣。汝其終為之。兄弟相讓至於數四。而睿帝終不肯。交景帝終不得請，則告廟受終。有大事咨而後行。家人宴見外。歲時率百官朝見於南宮，約千秋萬歲後傳之。兄子而已。子無與焉。如是則天理正人心安矣。于公既已定大難於前，亟宜明大義於後，爭之力，則景帝必疑其有二心焉。而黜之罪之。幸則奉身而退，不幸而陷於大侮。然而公之心事愈光明，而學術愈純粹矣。嗚呼！以于公之賢，豈其見不及此。然未免有依回重難之意，以故隱忍而不得發。馴致身死於復辟之年。于此見處人家人父子之間，尤難於禦敵國外患，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公固未足以及之也。然而與國分憂，不問家計，歿無餘財，非所謂安社稷臣乎哉。

陳貞女林氏子合葬議

長洲陳氏女許嫁於林氏子。夭女聞雉經救而甦，謹防護踰三年。聞有求婚者，卒縊死。林氏將迎，柩合窆。或據禮為疑。余因而論焉。男女居室，人之大欲。而天理精微之極也。易上篇首乾坤，下篇首咸。恒，咸感也。少女少男，未成夫婦，志相感也。恒，久也。長男長女，夫唱婦隨，道可久也。感者，人欲久者，天理始乎感。感乎久，夫婦之義也。將由于淫僻之民與。始也感乎其所不當感，後也不恒乎其所當恒。此夫婦之道所以

苦也將由夫貞淑之民與其感乎不妄感於其所恒也其恒也無貳恒於其所感也故有未成婚而女死其婚者死於義非死於情此夫婦之道之變而正也彼據禮為疑者曾子問篇娶女有吉日或女或壻死皆齊衰而弔既葬而除更娶更嫁不言可知又已嫁而未廟見死則歸葬于女氏之黨若未嫁而死同穴乎男者周官媒氏謂之嫁殤歸熙甫著論以為女子許嫁父為主而已不與知若為夫死是自以身許人有廉恥之防焉說固善矣雖然禮許嫁笄而纓明有繫也納采而被采擇問名而知名字申之以卜筮固之以皮幣丁甯鄭重若此猶得云已勿與知湮死而遂偕之乎且夫善感者少男少女之性也以善感之性而感於其所當恒則一感而此念無復轉移矣何生死足以貳其心哉執嫁未嫁論之者特相索於形骸之外非至論也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男女私相悅而不得遂之辭所謂免而無恥者也媒氏所禁殆是此類若夫以正感以義終固當哀其志而遂之異室同穴何不可之有

漫述

天下之統歸繼世及乎更姓改物也有禪焉有篡焉有代焉虞唐而後無復禪然篡者亦曰吾受禪云爾前後相望如一律彼善於此則有之代之局或起匹夫或由外域素無君臣之分皆愈乎其以臣篡者也宮禁之地骨肉之親新故遊易而天下晏

如者繼也繼之統世為正及為變世以適無適則長適長亡則孫此守經之士所為正襟而議也然商三十王父子世者十六兄弟及者十四後宋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兆陽公之弑吳壽夢兄傳弟以及季子終致僚光之爭商家之難宜乎相尋不絕而竟無患至春秋時王室母弟之難且三起矣世之正以適不以庶然紂以適亡商以長不以少而唐以長幾失貞觀盛治以孫不以旁支然明以孫起燕師何商兄弟及而甯後代子孫傳而亂與由是觀之制無常治亦無常亂韓退之謂禹以傳子為憂後世信也夫孰知其中有不可勝憂者哉

祠堂記

古者自天子至於官師皆立廟惟庶人祭於寢廟中祖妣配食一世自為一廟廟在宗子之家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漢以後士大夫之家不能皆以廟享廟制為同堂異室子孫苟知報本便可立廟以祭無宗子庶子之別矣予先世大夫也今則士也若參用三廟二廟之制祭及王考與太祖而止爾今自北山府君而下宜祧者不祧何也曰古有夾室以藏祧主今不能具夾室將過而廢之也甯過而存之擬於祫祭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其可乎北山府君始遷於茲別子為祖邇而上設忠文公主有似於祧其祖之所自出者無乃已僭乎曰禮諸侯不敢

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然人家譜系得姓受氏之原。未嘗禁其勿詳也。吾祖來自侯官。侯官之祖莫著於忠文公。追立其主。使後人不昧所自。何惜之有。焉向之附也。以爵闕仲昇府君而下五世。木主今更補入子孫。不可以祖宗之顯晦而有異視也。廟為吾與從父弟重建。故自吾考而上至北山府君。世無闕主旁支。則但列其始分之祖。見親疏之殺也。見支派之別也。主有祖而無妣何也。曰非古也。非古而為之。統於尊也。禮喪祭男女異尸。吉祭有男尸。無女尸。主專於祖。是亦同凡一尸之義也。凡墓誌銘。篆蓋乃首行古式。止稱某銜某府君。不云配某其義亦同。祔惟一主。祭則祖妣並薦。或亦不甚違乎禮意者。與吾宗分支異名。河西特其一支爾。而以名累代之祖祠何也。曰河西多顯者。為邑中指名標河西。則西陽河舍珍門之屬。統乎是河東縣前西門諸宗別乎。是所謂從人望云爾。祠中廢二十餘年。而復建。經始雍正八年三月。越明年諷四月十七日。爰列祖之靈而脩享焉。是日也。子姓咸在。小子祖范作而言曰。惟忠文公暨北山公以來。繩繩綿綿。至於今宗枋尚守。是我累代考妣世德之所培遺也。可無念哉。祠宇數椽。無重簷。達嚮采椽文槐之美。苟可棲神明。容宴豆而已。亦庶幾我先祖之儉德是稱。繼自今在我後嗣子孫。歲修時饗。朔進謁。旬掃除。勿以貧故而居處於斯。停櫬於斯。使我先祖之靈安此清閭。永永無戢。則後人其尚有廢